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网络非常发达的今日,套用孟夫子的这句话,“尽信网不如无网”。

前些天我在写作时，脑海里“蹦”出年轻时读过的“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这一诗句，用在文章中,但是记不得确切的出处。懒得去翻书架上的辞典,就在网上搜一下,结果有的说是“汉朝陈子昂”写的,幸亏我知道陈子昂是唐朝诗人;有的说是陈子昂《胡楚真禁所》一诗,把《宴胡楚真禁所》的“宴”字漏了;还有的竟然把“白璧”写成“白壁”,呜呼!

又如，网上《夏丐尊散文集》、《夏丐尊精品集》之类比比皆是,还有《互动百科·夏丐尊》条目介绍其生平等等，一看就知道把著名散文家、教育家夏丐尊误为“夏丐尊”。夏丐尊是浙江上虞人,原名夏勉旃。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的1912年,各地纷纷选举议员。夏勉旃无意从政,改名丐尊。丐,“遮蔽”之意。尊,在当地方言中与旃音近。改名丐尊,表明他无意官场。把丐尊误为“丐尊”——夏丐尊一下子变成了“丐帮首领”,荒谬之至,令人捧腹。

不久前我去东北林业大学开讲座,主持人在向学生介绍我的时候,称我的笔名为“萧通”。当时我感到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萧通”这个笔名。一问,方知他们所依据的是“百度百科”的“叶永烈”条目。我上网查了一下,果真

儿子出生的时候,母亲从崇明乡下带来精心准备的一大包东西,其中有一大摺用蓝格子老布做成的尿布片,和一旁色彩明亮、质地轻薄的纸尿布相比，显得难看“粗鲁”。我和妻子都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知道我们打小都是离不开这种用老布做成的尿布,也理解她的心思。

崇明有三“老”:老白酒、老毛蟹、老布。前两样还很常见,但老布似乎正在远离我们的生活。老布是人们对手工纺织而成的粗布的通称，在崇明当地，老布土布被称为“土布”、“小布”。早些时候,崇明乡间把到镇上去卖自家织的布叫“卖小布”，把用土布缝制的衣服叫“老布衣裳”。

在我为爷爷拍的很多照片里，他总是一身土布衣着，用蓝格子老布做成的衬衣衫裤,质地粗粝,样式古朴。爷爷总是说老布衣服穿得适意通透，冬暖夏凉,而这身衣服,都是奶奶用她亲手纺织出来的老布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一到冬天,老人们喜欢围的大转裙，也都是清一色用老布做的。

乡下有晒霉的习俗，每年的黄梅季节过后,奶奶便会挑个晴朗的有大太阳的日子，把经过梅雨天气的家什衣服棉被等，从两个大樟木箱子里搬出来，放在阳光下暴晒一天。她总会把一匹匹老布放在近身的地方，那些老布，有深蓝色的、有隐条的、芦席纹的、还有彩格的。为了防止太阳晒淡了颜色，奶奶还会小心地在布匹上盖一层薄薄的纱布，奶奶对这些老布的

“尽信网不如无网”

叶永烈

百度百科关于我的条目的第一句话就是错的，称我的笔名是“萧通”。其实我年轻时用的笔名是“萧勇”，“萧”是“小”的谐音，“勇”是“永”的谐音。我要求百度百科加以修改,可是至今未改。百度百科这一错,造成“一错百错”，因为许许多多网站关于我的简介都是照抄百度百科。网上的“互动百科”、“搜搜百科”、“推理百科”等等的叶永烈条目以及100多条关于我的简介,都说叶永烈笔名“萧通”！中小学语文课本选入我的作品,不少教案中关于我的简介,也这么“拷贝”。网络上这种“照抄不误”,造成了“照抄错误”。其实稍微查对一下,“百度知道”、“上海百科”就写着叶永烈笔名萧勇。

如今记者为了便捷省事，常常打电话进行采访，而采访之后又不给我看过就见报，报道中的错讹就借助于网络不断扩散。例如，我说钱学森曾经收到过一封信，问他中国核武器的研究问题,他回了四个字:“问道于盲”。这是因为钱学森致力于火箭、导弹研究,并不参与研制核武器(除核导弹外)。结果那年轻记者写成“问道者盲”,不仅文理不通,而且意思相反!显然他不懂“问道于盲、借听于聋”这样的成语。又有报

上心，足见在她心中的地位。好像又听到她说的，这些布匹中好多都是当姑娘的时候织的。儿时的记忆中,老房子的堂屋里赫然摆放着脚踏木制斜梁的织布机，旁边还有两架纺纱机。农闲时节,奶奶坐在纺车前,左手捏着棉条，右手握着手摇柄，她轻轻一摇，从棉条里便徐徐“吐”出一条棉线，又细又直,源源不断地缠绕在一根光滑的黑色转子上。织布是很慢的,而且需要耐心，坐在那里来织,手脚要一起忙个不停,脚要踏板子,手要穿梭。此时,满屋满院响起“咔嚓、咔嚓”的布机声。奶奶的手真巧,能织出十几种花纹的土布。从棉花变成好看耐用的老土布,需要几十道复杂的工艺,这中间的过程充满了智慧和辛劳。

早时崇明的农户家中,嫁妆里总会放几匹老布压在箱底。尤其是有将要出嫁的女孩的家里,再穷也总会藏着几匹老布。奶奶也是这样，在姑姑出嫁前几年,就开始准备了。女儿出嫁，别的嫁妆可以没有,但老布布段不可以没有,陪嫁老布多,显示娘家会过日子，显示新娘的母亲能干,会持家,而她的女儿多半也不会差。记得还没上小学的时候，离过年还有不到一个月,老人们会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给家里的小孩量体裁衣,定做新衣裳，而布料一般都是自家纺的老布。等我稍大一些的时候,就觉得穿在身上的老布衣服,质地粗糙,色

道说我第一次见钱学森时，钱学森“穿着一双白球鞋，戴着一顶帽子，看起来像个普通的老农。”那时正值壮年、一身军装的钱学森怎么会“像个普通的老农”？其实我说的是2010年访问95岁高龄的火箭专家任新民院士，却被张冠李戴为钱学森。这样的报道上网之后又被别的记者“拷贝”,谬种流传,变成陆游笔下的“错,错,错”!

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人们带来莫大的方便。记得在20多年前,研究某一专题,要向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料中心订阅剪报,他们把全国各报刊上这一专题的相关文献复印,逐月寄来。如今只要轻点鼠标，一下子就能从网络查到许多相关信息。博客、微博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写作的门槛。过去要发表一篇作品,是很不容易的。作家胡万春曾经告诉我,他向报纸投稿,在遭到200多次退稿之后,才终于发表了第一篇“豆腐干”，总共才120个字，只相当于今日的一条微博而已！如今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开博客,写微博,随时随刻发表作品。然而发表的容易并不等于写作可以随随便便、漫不经心,尤其是在引用网络资料时要注意辨伪,严防以讹传讹。

海外经常会有“精心编造”关于中国政坛的种种荒诞的政治谣言,借助网络广泛传播,诸如“彭加木出现在美国华盛顿餐馆”等等，不一而足。网络上的种种谣言,应止于智者。



中国式的“怪兽”教育法 戴继武

彩单调,看看外面逐渐流行开来的确凉化纤布衣服,还有尼龙布裤子,笔挺光鲜,总觉得有些土,有些别扭。现在，当轻轻用手抚上老土布，粗糙的质地磨得手心直发痒,让人有种不愿放手的实在感。俯下身去闻一闻，一股浓重的泥土味道扑鼻而来。爷爷奶奶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他们留下来的那一批批老布也成为“压箱底”的宝物。

我相信:这些老布,是有生命的。嘴憨笑的猪八戒，通体受热的时候就冷不丁从嘴里喷出水来。不少茶宠都是做成中空结构，而且只有进口,没有出口。进口极小,平时将茶宠泡在水里，水就会慢慢流进茶宠的“肚子”里，遇到热茶，里面的空气热胀冷缩，水就从进口喷出。从传统文化看，茶宠的这种特殊结构还有“财源广进,滴水不漏”的讲究。

市场上常见的有神兽茶宠、情趣茶宠、谐音茶宠等,或有文化气息,或是搞笑逗乐,或是趣味童真,全看主人喜好。其中神兽茶宠,有朱雀、金蟾、貔貅、长

嘴憨笑的猪八戒，通体受热的时候就冷不丁从嘴里喷出水来。不少茶宠都是做成中空结构，而且只有进口,没有出口。进口极小,平时将茶宠泡在水里，水就会慢慢流进茶宠的“肚子”里，遇到热茶，里面的空气热胀冷缩，水就从进口喷出。从传统文化看，茶宠的这种特殊结构还有“财源广进,滴水不漏”的讲究。

市场上常见的有神兽茶宠、情趣茶宠、谐音茶宠等,或有文化气息,或是搞笑逗乐,或是趣味童真,全看主人喜好。其中神兽茶宠,有朱雀、金蟾、貔貅、长

近年来,上海冒出个新地名——外滩源。外滩建筑群还有源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几位好奇心很重且又有大把时间的老人,开始了对外滩源的寻访。

探访外滩源,先得走进一条宁静古朴且散发着欧美气息的小马路——圆明园路(原《文汇报》社在此)。它就在外滩的背面,地处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现在是个雅致的步行街,全长276米,宽16米。一侧栽种着高挑美人似的行道树——北美鹅掌楸,一则是鳞次栉比的、老上海人耳熟能详的商业金融大楼,如安塔洋行、哈密大楼、兰心大楼等。低头看脚下，与你脚底板亲密接触的竟是你

在欧洲见过、早在上海消失殆尽的小方块石子铺就的路面,然而,它毕竟不是阿拉记忆中的棱角太过突出，把你脚磨疼的那种不规则的小黄石子，这里的石子呈深灰色,华贵升格为九龙清花岗岩了。街上行人稀少,我等闲庭信步,优哉游哉!然,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光浏览洋行和大楼,欣赏路尽头的尖塔教堂,你依然对“外滩源”一头雾水,何以叫外滩源呢?正在疑惑中,那真是错打误撞,我们无知无畏的一群,擅自推开了一幢开着一条门缝的花园别墅大门,即见门右首竖着一座铭牌“外滩源33号”!哈哈,踏破铁鞋有觅处啦，这里就是外滩源!放眼望去,正对门一座拱门回廊的二层建筑很有气派,左右环绕的是郁郁葱葱的大树和细毡似的草坪，我等正细细观赏,忽见制服笔挺的保安出来和颜悦色但态度坚决地谢绝参观。这时一位此处的负责人走来,挥手让保安退下,说明不能入楼参观的原委,但愿意亲做向导陪同我们参观外滩源的花园,我们频频向这位管理者致谢。

他先介绍的就是这

张文言以厂为家(四字户籍用语)昨日谜面:日出撒网(上海革命胜迹)谜底:渔阳里(注:渔,打鱼)

座正对园门的两层拱门回廊建筑。说这是阿拉上海外滩第一座由中国人建造的钢筋混凝土楼房，先于外滩的楼群,自后,外滩的楼房才慢慢拔地而起,所以这里是外滩建筑群的源头啊,很值得自豪。他的自豪不由分说感染了我们,我们即刻以此楼为背景让这位外滩源的管理者按下了快门，作为我们探访的

这才得以重建恢复原貌。在教堂与33号外滩源之间是一个不太大的广场，广场中有一个镶嵌了地灯的升降式舞台，平时与地面齐平,如遇演出，则高高升起,给幽静的圆明园花园注入欢乐与喜庆!

新天安教堂隔路相望的是划船俱乐部，也有感人的故事，据说是两位老划船手苦苦与之相伴才得以留存的。知道了外滩源一幢幢建筑的身份与经历，我们走动的步子缓了下来，我们不忙着来个华丽转身去膜拜外滩的万国建筑群，而更愿意站在它的源头静静思索。

所谓“智能灰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灰尘,而是指一种由无数超微型传感器组成的监测系统。由于每个传感器的大小都只有1立方毫米，甚至更小，外形小似灰尘,故而称为“智能灰尘”。

“智能灰尘”的设计,首先得到了军队的青睐,20世纪90年代末,由美国国防部提供资金,加州大学实验了这项研究，它是一个由具有电脑功能的低成本、低功率(相当于手机使用功率的1/1000)的超微型传感器所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可以监测周边环境温度、光亮度 and 振动程度,它甚至还可以觉察到周围是否存在辐射或有毒的化学物质。

“智能灰尘”使用微型电子机械系统技术设计,能够通过飞机散播到敌方公路和阵地上。以电池为能源的“智能灰尘”内装有极为敏感的传感器,能够清楚地感应到敌方的活动情况,并把得到的信息发回总部。

“智能灰尘”使用AA电池提供能量,可以监测周围的环境,并借助无线电技术互相交流,可以凭借接力传递的方式把收集到的数据送达某台个人计算机。灰尘颗粒相距3米至30米,散布开来之后可以监测饭店的一个楼层,或者3000亩大小的地域范围。

目前,“智能灰尘”已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军事、医药、安全和生态学等领域。

不用多久，人们将在各处见到这种超微型独立个人计算机的身影，工厂车间的振动传感器将为操作人员找出即将出现故障的机器，从而避免大量因机器停工而造成的损失。卡车轮胎上的气压传感器不但可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而且能帮助司机节省燃料。空投到森林大火必经之处的传感器,可以判断出火势将朝哪个方向蔓延。还有一些传感器甚至可以用来寻找脏弹，也就是带有辐射或有毒化学物质包裹在常规武器上,通过有毒物质、污染和辐射达到杀伤性目的的炸弹。人们还可以用这种微粒来判断地震后的建筑物是否还能再次安全进入，或者利用它们监视老人的重要生命体征和所处的位置。水下应用的传感器将可以在船只失事时抛撒在水里协助寻找遇难者。还可以用于监测水环境污染和水流流量流速的变化。公司老板也可以把这些“间谍”撒在办公室，食堂甚至厕所里，时时刻刻监视员工的一言一行。

用途广泛的“智能灰尘”

王乃仙

